

别拿民生问题当娱乐



□王攀

近日大众极为关注的深圳房价打赌事件，由于北大教授徐滇庆的突然道歉而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表示“已赢得深圳房价赌局”后仅过一天，徐滇庆1日郑重道歉：目前深圳房价确实在下跌，将于7月11日刊登整篇文章向深圳市民道歉。

针对房价涨落PK，北大教授徐滇庆和财经评论人牛刀就房价打赌不是首次。2005年，在房价PK中，代表房产商一方“唱多”的任志强和潘石屹与代表专家学者一方“唱空”的易宪容几次当面交锋。尽管当时易宪容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任志强和潘石屹，但正如早先易宪容预测房价下跌结果却上涨一样，事实证明他仍旧输掉了那场PK。这与其说人们支持“唱空”房价的学者，不如说“唱空”的学者迎合了民意——民众对高房价的不满和批判。

现在“学者PK草根评论人”取代了

“房产商PK学者”，徐滇庆“唱多”房价无论是独立判断，还是作为代言人为房产商摇旗呐喊，都不符合期待房价下跌的民意。别说徐滇庆在深圳房价一年时间内涨落赌局里输掉，就是没有输也不会得到公众的原谅。在公众对房地产行业严重不信任的今天，学者“唱多”房价都会让民意觉得刺耳，进而认为是房产企业的代言人。相反，牛刀“唱空”房价，正和当年的易宪容一样因为符合民意而受到欢迎。

徐滇庆和牛刀就深圳一年期限的房价涨落打赌，之所以引起公众的关注，这是因为这一赌局并不意味着这一命题的关联人群仅限于深圳的常住人口。事实上，房价的涨落，对于那些试图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的群体而言，往往象征着门槛的高低和计划的长短。人们关注房价PK显示了房价本身已经成为公众心目中的不能承受之重。而徐滇庆输掉这

场赌局，更加剧了公众对学者“唱多”房价的不信任感，这是网友对徐滇庆不依不饶的关键所在。

但深圳房价下跌会持久吗？里面有多少是泡沫？深圳房价下跌是否缓解了购房者的压力？人们因此就能买得起房子吗？深圳房价下跌会成为全国普遍现象吗？等等。显然，老百姓痛恨的高房价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徐滇庆和牛刀之间的打赌，除了让媒体有了新热点、大众有了新娱乐，房价依然是一座民生大山，口舌之争并没有实际意义。

房价涨落PK与那些文化、娱乐PK不一样。关于它的讨论牵扯到公平、正义、真相、均富等一系列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社会学、经济学词语。房地产的走势与价格变动，既与千家万户切身攸关，又附着于中央政策、地方政策、开发商、银行、消费者（又包括投资者和自住者）的多层次多面向互动。最要命的是，房地产

既不同于股票与贸易，也不同于其他文化事件，它是一道无法规避的社会难题，几乎没有人能够免疫，也没有选择退出的自由。

如果看不到这些问题，仅仅把房价涨落PK演化成“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口水之争，将一个经济命题简化为一种单向的选择，进行非黑即白的赌注，这是将复杂的经济问题娱乐化。将民生困境转化为娱乐话题，让人们在观看中得到宣泄与抚慰，无论是输家——北大学者徐滇庆，还是赢家——财经评论人牛刀，都不应被认同。徐滇庆说，就房价打赌没有体现严谨的学风。其实，作为财经评论人，牛刀以房价打赌同样有失严谨。

王攀的博客：

<http://user.qzone.qq.com/17169927>
截至2日17:30,点击率为1219966

巧克力制造的问题

□曾颖



大清早一开门，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个玫瑰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盒巧克力，还有一封信。因为没有注明是写给谁的，我于是不拆来看。

信是用细小而娟秀的字写在学生作文本上的：

尊敬的女士：

因为我不知道您的名字，所以只能这样称呼您了。（虽然我们楼道里打过无数次的照面，彼此已很熟悉，但越是熟悉，也就越不好意思再问您的名字了。）

我给您写这封信的目的，首先是感谢您那天送给我女儿这盒巧克力，它很美，也很精致，是我女儿来到人间8年以来收到过的最美的礼物，最初的两天夜里，她是抱着巧克力盒睡的，梦里都在笑。

最初，我也因为她得到这样的一个礼物而开心。因为这些年来，除了看到她偶尔的笑容之外，我确实不知道什么事能让我开心了。但直到有一天，她爸爸来看望我们，打开盒子，我们俩分尝了一个巧克力之后，我们在咀嚼完那幸福的美味之后，突然有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巧克力那酥软甜蜜的温暖滋味，是我三十多年来尝过的最好滋味，相信我女儿也一样。在这高级的舒服感觉之下，以往吃过的包括枣、甘蔗、红糖和高粱饴奶糖之类零食，一下子就变得索然无味。而这些，正是我们目前能够提供给孩子的东西，在没有尝到过巧克力之前，她一直喜爱着那些东西，每一次得到，都能让她高兴很久。

这就让我和她爸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些担心：在吃完这盒高级巧克力之后，她还会不会喜欢以往那些东西？会不会因为这些东西赶不上巧克力，而对它们失去了兴趣。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份巧克力带给她的快乐，就打碎了

她更多更多的快乐。她会因为得不到更多的巧克力而不舒服不快乐。她也许还会因此对不能给她买巧克力的父母产生轻视和绝望的感觉。

您知道，依她爹和我的经济状况，偶尔买一次巧克力，虽然奢侈，但也不是承受不起。但如果长期坚持，显然不行。我们要攒钱供她读书，我们要让她知道，父母虽然穷，但一定会把最好的东西给她。但您的巧克力，使我们的“最好”变得不好了，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将它还给您，并希望您今后不要再给她任何超出我们消费能力的东西。我们希望她平静而知足地成长，只要长大成人读好书，一切美味迟早都会吃到的。

请您原谅一个没出息母亲的多虑！

谢谢你的好意！

看完这封信，我满头雾水，不知怎么回事，返回卧室问妻子。妻头天晚上上夜班，睡得半梦半醒，说：“那天加班，领导慰问，发了一个巧克力，我怕女儿吃多了长太胖，就给了清洁工的女儿，那孩子住在地下车库里，怪可怜的！”

想不到一次不经意的馈赠，竟让这个可怜的母亲产生了如此奇特的联想。更想不到的是，生活在同样一片天空下的我们和他们，在思考问题角度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是他们想的太多，还是我们想的太少？这个问题在我心中萦绕了许久，一直难以释怀。

此后几天，我在电梯上碰到清洁工，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几次想和她说那信的事，但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曾颖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ichuanzengying>
截至2日17:30,点击率为2054975



我们的BLOG

跟机器结婚，成吗？

□春日迟迟



最近看了篇文章，《2050，我们和机器人结婚》。心算了一下，如果我长寿，还赶得上。

按照文章中的说法，机器伴侣可以乱真，他们的身高长相脾气甚至情绪，程序员均可按客户需求，为其量身定做。他们甚至还能让机器人“耍点脾气，制造点情感上的小摩擦。”

呵呵，到那个时候，大概就不需要读懂男人或者读懂女人这些指南了吧？情感专家直接改行，去帮助程序员设计出更完美的机器伴侣，毕竟人对伴侣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的喜欢体贴，有的喜欢野蛮。

这篇文章要搁几年前，我肯定会边看边说：神经病！难道科学家工程师都吃饱了撑的？没事儿研究点什么不成非要研究机器伴侣？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有？！

那时候我年轻，把生活看得太容易了。现在我知道，两条腿的人好找，但要找一个合适的，不比找三条腿的蛤蟆容易。

我认识一个男人，快50岁了，离过两次婚，先后有两个孩子，跟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他跟我感慨，说像他这样条件的，没有女人肯嫁。

我说不见得。我们单位就有几个跟他年龄相仿心地善良的女人，要不，找机

会认识认识？

男人立刻摇头：不行不行。女人过了四十，就算会心疼人，体力精力也跟不上了。你看，我父母八十多，她得照顾吧？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工作了，她不用管，第二个上小学，她得管吧？我不用心费心，一天三顿饭就成……

我说：你这是找保姆还是找老婆？

男人诧异地问：她要是连这些都干不了，娶她干什么？又不是小姑娘，娶回家哄着吗？

难怪他离婚两次。

他的第二任老婆曾经跟我诉苦，说：每天下班我回家，做完饭他来一个电话，今天不回来。然后我陪他父母吃，吃完了收拾，他十一二点能回来就算早的。我后来提出离婚，他竟然还问我外面是不是有人了。做小时工还可以谈个价钱，给他做老婆自带工资往里贴钱不说，还得看他一家人脸色，他要是能心疼我，每天跟我说话，我也就认了，可整天连个人影儿都摸不着，回家倒头就睡，就算养个猫养个狗，您也得逗逗吧？我在他家，连猫狗都不如。

他们离了婚，各自找了两年，谁也没找到合适的。女人想找一个疼自己关心自己的，没有，介绍了好几个，最后没人再给介绍了，都劝她：自己过吧，女人过了四十，只能自己疼自己啦。

男人也想找一个疼自己关心自己能替他照顾父母和孩子的，不要让他上一天班，回家老的老小的小，连个亲的热都没有。

其实，说到底，他们各自的要求都合情合理，只是……可能得等到2050年！

春日迟迟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m/chtong>
截至2日17:30,点击率为18423174



曾经是愤青

□北行剑客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说一个高中生因为揭露了学校弄虚作假的内幕而遭报复的事，不禁想起我上高中时曾经有过类似的“愤青”遭遇。

那是高中一年级的時候，当时经常向当地的报社电台投稿。一来，渴望赚几块稿费零花。二来，以此显摆自己似乎很有思想。但由于水平实在有限，能够发表的文章实在少得可怜，有时甚至连邮费都挣不回来。尽管这样，还总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乐此不疲。正因为写的东西总是石沉大海，所以一直比较郁闷，也不甘心，每天总是作杯才不遇状。后来，终于有一天，为了让自己的手写体能够变成铅字，也就做了一件傻事。

说是傻事，也算是实事。当时，我所在的高中管理很严，老师的奖金和晋升都是和升学率紧密挂钩的。老师只好逼着我们拼命学习，所以，从高一开始，一天到晚总是没完没了的考题练习。因为受够了这种“非人的折

磨”，所以心血来潮给报社投了一篇反映高中生课程安排太重的稿子。

稿件寄出后，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当时，投稿时没敢用自己的真名，而是自作聪明地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叶梦■。

我的文章发表后，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

刚才还说用了笔名是聪明之举，但其实还是比较愚蠢的。因为我在投稿时，不但注明了学校，而且也注明了班级。所以，文章发表后，学校领导相当愤怒，直接追查到我们班的班主任。班主任解释说，我们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学生，所以根本查不出来。但校长说，报纸上写得清清楚楚的，怎么会有错？查，必须查！一定要查出到底是谁在败坏学校的名声。听到这些风声，我当时心里十分害怕。本以为值得骄傲的铅字，似乎成了做贼的证据，根本不敢昭示于他人。

过了几天，班主任李老师悄悄问我：“那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我一听，装出一脸茫

然的样子，根本不敢说话。李老师自言自语道：“我看那文章，应该是你的口气。”我听后，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当时，我为李老师的敏锐感到惊讶，也为他的宽容爱护感到欣慰。我知道，是他为我担当了巨大的压力。

由于班主任的坚持，学校也就没有追查下去。

我以为这事算是过去了，不会有人关注了，心也就平静了下来。本来，这事惹起风波后，报社寄给我的稿费汇款单也没有打算去取。后来，因为看到事情基本已经过去，也心疼那五块钱的稿费（当时，五块钱可以办好多事的），就拿着汇款单到校办去盖章（当时汇款单取钱，需要单位盖章证明）。这下引火烧身了——学校正守株待兔。我这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也就自然上了圈套。

我去校办盖章的时候，校办主任仔细地看过汇款单上的名字后对我说：“噢，你就是

叶梦■啊，文章写得不错嘛。你这个同学，很有思想嘛。但你知道，你给学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你写的东西是事实吗？明天让你的班主任带你来校办，把事情讲清楚。”校办主任非常严肃地说。

没办法，我只好去找班主任说明了情况。李老师听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拍拍我的肩膀：“没事的。不要有压力。以后注意一些就好了。”可能是班主任又做了工作了，第二天校办并没有再找我。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总算过去了，我算是逃过一劫。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傻很天真。

北行剑客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dongjianhui>
截至2日17:30,点击率为3961424